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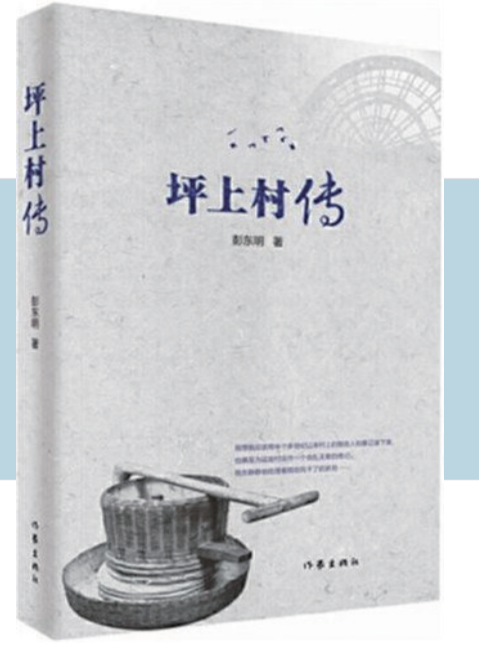
■新作聚焦 彭东明长篇小说《坪上村传》：

在历史理性和情感愿望之间

□孟繁华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从题材的角度说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重要变化，但是，乡村题材仍然占有极大的比重。我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乡村文明的危机或崩溃，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终结。对这一危机或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会大厦将倾却成就了《红楼梦》一样。乡村文明的危机一方面来自新文明的挤压，一方面也为正在构建的都市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和空间。乡村文明讲求秩序、平静和诗意，是中国本土文化构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显欲望、喧嚣和时尚，是现代多种文明杂糅的集散地或大卖场。无论我们对乡村文明怀有怎样复杂的情感，它仍然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仍在蓬勃生长的乡村题材小说。

“彭东明的不同，就在于他诚恳地书写了他在历史理性和情感愿望之间的内心矛盾，是这一矛盾结构了这个貌似松散的长篇小说。也恰是这一矛盾，构成了小说的动人力量。”



便离开村庄远行的少年，38年的岁月足以理解“现代”意味着什么。对乡村中国来说，“现代”就是让奶奶和孙子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是孙子帮奶奶给菜园浇灌的承诺一再落空。

一个苦涩的童年，饥饿、寒冷、劳累，充满了我的每一寸记忆。”即便如此，坪上村仍然魂牵梦绕。这就是作家的情感记忆。最后，他还是回到了坪上村的祖屋，当然那已经是修葺一新、今非昔比的老屋了。

彭东明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坪上村传》以传记的方式书写一个村庄的人与事，讲述一个村庄的过去和现在，源于作家挥之难去的一个愿望。在封面题记中，彭东明说：“我想我应该将半个多世纪以来村上的那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也算是为这座村庄做一个杂乱的传记。我在静静地梳理着那些风干了的岁月。”这是彭东明创作《坪上村传》的初衷。这个初衷隐含了彭东明重新发现坪上村秘密的欲望——生活，即便是亲历的，也同样有一个再发现的过程。这也一如沈从文对湘西的书写。如果沈从文没有城市生活经验，那个诗意的湘西是无从发现的。城市给我们以“挫败感”或创伤记忆，这时，曾经的乡村便被过滤为桃花源般的存在，前现代曾经有过的所有的问题被过滤掉了。另一方面，乡村生活中的淳朴天真、真挚情感等，也确有其感人的一面。即便如此，彭东明也无意于对农耕文明的眷恋乃至重塑的立场，以凭吊的情感方式讲述曾经的过去，他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以矛盾或悖论的心情面对正在转型的社会现实，在日常生活和具体的人与事中发现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承受这一切的是那些生活在现实中的普通人：村支书老万、村民长贵和他的六个孩子、佬黑、窑匠石贵、贺戏子和儿子豆子、陆师傅、彭跋、寡妇水莲、李发、桂花以及彭家的几辈老小，他们祖辈生活在坪上村。看到了他们，就看见了坪上村的今天，通过他们，也就与坪上村的历史建立了联系。

《坪上村传》的形式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作者本人一直在小说之中，他是讲述者，也是当事人。这身置其间的处理方式，强化了小说的“仿真性”，因此也更有真实性的力量。小说没有大开大阖的情节，没有别离的痛苦或归来的欣喜若狂。不经意间，“前现代”逐渐成为历史，“现代”则不期而至。荷香初中毕业辍学到深圳打工，遇到台湾老板，台湾老板为人正派，丧偶，大荷香38岁。向荷香求婚，荷香没有犹豫便答应了，且接连给老板生了两个儿子。二妹菜香和名叫胖子的厨子谈恋爱，未婚先孕，孩子生下来后，胖子到坪上村开餐馆大获成功。老三梅香来到深圳，先洗碗后陪酒，然后怀上了丁局长的孩子。丁承诺的结婚化为泡影，给梅香一笔钱，梅香将孩子丢给父母自己跑到云南去了。老四菊香也来到了深圳，与一个温州小伙子结婚后回到温州，生活平静。老五茶香喜欢读书，父亲长贵阻拦，荷香坚持让茶香读书，一直读到美国留学。老弟老六几次复读没有考上大学，坚决不考了，也随大姐菊香到了深圳。固守传统的长贵眼看家族“香火”就要断送在老六这一辈，执意要求“我”去做老六的“工作”，结果却是“我”被老六感动了。通过一件件具体的人与事，彭东明真实地表达了处在转型时代的矛盾心态，于是，这个矛盾或悖论就具有了普遍性。

乡村经验或者前现代生活是自足、封闭的。土地将家族、亲情以及各种利益关系捆绑在一起。家族有几辈人便几辈人生活在一起，其情感关系也因物质和精神的贫困而紧密：“记得，那年我离开村庄时，是一个清冷的有零星雪花飘落的早晨，弯弯曲曲的泥泞的村路上积着残雪，我手里提着一个网袋，袋里装着一身蚂蚁子布做成的衬衣。这种布当时是自家在地里种了棉花，自家纺成纱织成黑白相间的棉布。我不知道为什么村里人要将它叫作蚂蚁子布。提着一身用蚂蚁子布做成的换洗衣衫，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村庄，后面是我的老祖父、老祖母，祖父、祖母，父亲和母亲，还有我家的那条麻狗在我送我行。我走出去好久，回过头来，发现他们还站在塍口上，且不停地朝前招手，意思是要我莫再回头。”这是前现代家族情感关系最生动的写照。彭东明说：“我在这座小山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这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庄上的人家普遍吃不饱饭，村庄留给我的是一

■关注

长期居住于苏州的江苏作家朱文颖，是一位出道很早的“70后”女作家。早在2004年，她就曾因为长篇小说《戴女士与蓝》而引起关注。从那个时候至今十五六年的时间里，虽然不曾疏离于小说创作，但与国内那些产量颇高的同行相比较，朱文颖发表的作品其实并不算多。但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却在多个重要文学杂志上陆续读到了她的三个短篇小说，在阅读过程中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一定要用某一个语词来表达我的阅读感受，那就是“异质性”的鲜明具备。在一个所谓现实主义大行其道，很多作家都热衷于讲述“中国故事”的时代氛围中，朱文颖所采取的，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显、带有一定探索实验色彩的去故事化的方式。读完她的这三篇小说，很难提炼所谓的故事梗概出来。与此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朱文颖这些已经明显去故事化的小说文本中，正如她的一个小说标题中所明确标明的，作家往往着迷于某种带有突出“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的表达。

从「一个形而上的下午」到「平行世界」

——朱文颖近期短篇小说谈片 □王春林

“平行世界”、“分夜钟”以及“一个形而上的下午”，具体的内容表达且不说，单只是这些标题，就显示着一种形而上的哲思意味。先让我们来看《平行世界》。何为平行世界？小说中曾经给出这样一种说法：“如果真的存在平行世界，现在就有同样的四个人，他们因为刮风之类的意外情况，被锁在一栋建筑的二楼露台上。但那四个人并不是我们，而是生活在另外一个有着云雾缭绕的高山，一望无际的平原，喧嚣嘈杂的城市，和其他七颗行星一同围绕一颗恒星旋转、并且也叫做‘地球’的行星上——而且，我们对应的每一个人，他一生的经历和我们的每分每秒都相同。”果真存在这样的平行世界吗？尽管文本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一个毋庸置疑的文本事实，却是带有一定吊诡色彩的那个美国人保罗的故事。从一开始酒吧老板关于杀人犯的预言，到保罗不仅参加过越战，而且还在越南中杀过人，一直到在经过那个“平行世界”的夜晚后，保罗意外失踪，的确充满了一种诡异色彩。难道说，酒吧老板的预言和很多年前保罗的战场杀人，真的可以被看作是所谓“平行世界”的一种具象呈现吗？面对这个具有多种被解释可能的短篇文本，我能给出的，恐怕只能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和阐释。

以前，现实与艺术、或者现实与文学常常是混淆不清的。”只有在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却原来，这是一篇敏锐地触碰到现今依然在与人类纠缠不休的新冠肺炎疫情的绝佳篇目。说到底，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不过讲述了一个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故事。“我”、夏回、易都、车前子，还有那位“恰好身患小恙”而临时缺席的陈如冬，之所以要聚集在一起，是要帮着摄影家易都选出即将举办的摄影展的参展作品。选取作品的过程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不能选入那些有裸体的部分。一方面，大家都清楚，有裸体的部分是不能选进去的。但在另一方面，“因为易都的作品里精彩的大部分都有裸体。艺术家大部分不太喜欢生活本身。他们喜欢生活向上的部分，或者干脆往下——更形而上一些，或者更肮脏本质一些。”这里，既是在谈论易都的作品，更是在巧妙地宣示朱文颖自己的写作理念。然而，与选取参展作品相比较，更重要的却是对某种潜意识不动声色的描写和展示。先是陈如冬，因为“身患小恙”也即“感冒发烧”而无法到场。然后是易都，“我们注意到易都戴了一只薄薄的白色口罩。他给予的解释是：自己前几天刚从外地回来，零零星星的，听说最近有种传染病正在漫延开来。”接着是车前子：“车前子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说其实这几天他也感觉喉咙疼，原本想着让易都改期。”毫无疑问，这所有的描写，其实都在不动声色中指向了即将弥漫开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与此紧密关联的一点是，小说中穿插了一个上世纪20年代苏联科学家伊万科夫研究人类和猩猩杂交后，能否诞生出后代的细节。尽管这一研究因伊万科夫的去世而最终未果，但另外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科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分析指出，HIV病毒在非洲出现的最早时间是20世纪20年代，而那时伊万科夫正在进行他的实验。”难道说，现在的这场新冠疫情，竟然与伊万科夫的荒唐实验存在某种隐秘关联？尽管朱文颖不可能对此给出一种明确的结论，但到了小说结尾，作家却借助于车前子之口宣谕：“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的，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在经历了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后，整个人类都回不去了。不管怎么说，与那些仅仅就事论事地描写疫情的作品相比，《一个形而上的下午》的的确开生面，有着鲜明的个性化特征。

小说《分夜钟》中，分夜钟的来历很显然与小说文本之后的备注内容紧密相关。备注从公众所熟知的“夜半钟声到客船”写起，说在姑苏这个地方的确能够夜半闻钟，依照寺僧的解释，“分夜钟，何足怪乎？”小说集中讲述的是一个与精神病院关系密切的故事，因为一个名叫喻小红的癌症病人策划了一场集体出逃事件的缘故，小说的笔触便一直向上追溯到了20年前。20年前，精神病院现在的那位浦院长曾经是一所综合院校戏剧团的社长，在小蒲社长、喻小丽和喻小红姐妹，以及庆元寺旁那位弹古琴的琴师净空，这四个男女之间，当时曾经发生过一场情感纠葛。小蒲社长喜欢姐姐喻小丽，甚至还包括妹妹喻小红。而喻小丽和喻小红姐妹，则在某个时候同时近乎疯狂地爱上了琴师净空。情感纠葛的最终结果是，某一天，四人一起去庆元寺和莺湖踏青。到了晚上，突然暴雨倾盆，琴师净空不幸在莺湖边失足溺水，喻小红则因惊吓过度，在精神状态方面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问题。倘若联系上下文，那么，一个毋庸置疑的逻辑就是，正因为喻小红在20年前因为琴师净空的溺水而大受刺激后精神状态出现问题，才会有后来精神病院的集体逃亡事件。很显然，这20年时间里，作为精神病病人的喻小红其实一直居住在精神病院里。真正的要害处，恐怕还在于小蒲社长也即精神病院浦院长后来的突然“坦白”：“但是，那不是溺亡！”院长的眼睛放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正所谓“诗无达诂”，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肯定有着可供多种解释的思想艺术空间。换言之，也就是有着思想意旨表达的多元性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文颖的这几个短篇小说的确堪称优秀，需要有更多研究者的批评和阐释，我们也更应该对朱文颖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充满期待。

《中国地名大会》第二季弘扬传统文化

本报讯 1月23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民政部联合摄制的大型地名文化节目《中国地名大会》第二季将于每周六和周日晚分别在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和综合频道播出。本季节目将延续“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的主旨和第一季的精品制作理念，以地名知识为载体，从地理、历史、语言、民俗、文学等各个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华大地的万千风貌，解读地名背后深厚的人文底蕴。《中国地名大会》第二季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出50多位地名爱好者，并依据职业、年龄、兴趣爱好等特点分为五大特色方阵。选手们将在每场比赛中通过突围赛、对抗赛和竞速赛三个环节争夺夺冠资格，并最终决出本季节目的总冠军。本季节目由鲁健主持，康震、胡阿祥、韩茂莉、王双怀四位专家学者将现场解读地名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历史、国人智慧和时代精神。节目还邀请了一批旅行达人和特别出题人来到现场，带领大家在地名里畅游诗与远方，感受地名所蕴含的情感温度。《中国地名大会》第二季对地名文化的呈现形式进行了优化提升。节目新增“地方展演”环节，将全国18个地方特色的人文风光、地域美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搬上舞台，生动展示地名文化与当地生活的关联性。在出题方式设置上，本季节目创新推出了地名评书、千亿像素看中国、地名飞花令、地名故事汇、地名拼字题、旅行达人讲述题等多种新玩法，以提升赛制整体的趣味对抗性。（央讯）

70余位画家妙笔绘黄河

本报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1月11日至20日，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国家画院创作规划处、《中国美术报》社承办的“黄河颂——中国国家画院黄河文化主题写生创作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行。此次参展作品既有现实题材的宏大叙事，也有山川风貌的写意呈现，力求以艺术的方式再现新时代黄河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成果。黄河沿线壮美的山川景观、宏伟的水利工程和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在艺术家们的笔下生动呈现。这既是创作者内心情感的艺术表达，更体现出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家们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据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介绍，为了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用艺术的方式讲好黄河故事，按照文化和旅游部关于黄河文化主题美术创作的统一部署，中国国家画院积极开展了此次黄河文化主题创作活动，组织本院70余位艺术家，深入黄河流域9个省区的48条线路采风写生。大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集最生动、鲜活、丰富的一手素材，为黄河主题美术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为了表达黄河的历史感、厚重感、现实感和成就感，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家们运用不同的材质、手法、语言，将新的艺术语汇与时代精神结合，创作出一系列主题鲜明、气象阔大、丰盈清新的艺术佳作。经过中国国家画院艺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此次共展出入选的创作及写生作品近200件，艺术地再现了新时代黄河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成果，展现了新时代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时代风貌。（欣闻）

雷霆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原平市原副市长雷霆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月7日在山西原平去世，享年58岁。雷霆，中共党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雷霆诗歌》《大地歌谣》《官道梁诗篇》等。曾获赵树理文学奖等。

Advertisement for 'Southern Literature' (南方文坛) magazine, featuring a table of contents with articles by Wu Yiqun, Xu Zhen, Zhang Sheng, and others, published b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